



带头读书, 带动读书

——“我的读书故事”有奖征文获奖作品选登

日前,由省直机关组织的首届读书节“我的读书故事”有奖征文活动评选揭晓,组委会共收到来自省直机关各单位参赛征文 1100 多篇,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个人经历讲述了一个个感动人心、催人奋进的读书故事。经过评选,本次征文共评出一等奖 13 篇,二等奖 23 篇,三等奖 30 篇。今天特刊出获得一等奖的部分作品以飨读者。

八年淘书擦起“老济南图书馆”

□雍坚

星期六早晨 6 点多,当多数人还在酣睡之时,我已经准时来到中山公园,蹲在旧书摊旁挑来拣去。这就是我周而复始的淘书时光。

每年有 52 周,除了偶尔出差或下大雨,我周周如此。别以为这样的方式有点苦,对我而言,每周六的淘书是最惬意的时刻,正所谓乐此不疲,“淘”乐无穷。

缘起一次偶然的借书。2003 年春天,我在采访中结识了济南文史专家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韩明祥先生。当时我是《生活日报》文化新闻的跑口记者,经常做些考古、文物保护方面的报道。

需要查看文史书籍时,就步行去报社对面的十亩园小区,找韩先生借书。那年秋天,我从韩先生家借了本 1987 年出版的《济南大观》。还书时,韩先生随口说,这本书店早不卖了,但在旧书摊上可能还能买到。

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自此我开始留意济南街头的旧书摊。几天后,竟真的在舜玉路路边的旧书摊上见

到了《济南大观》,一问价 5 块钱,我大喜过望,赶紧掏钱买下。又过了几天,我又在那个书摊花两块钱买到了徐北文先生的《大舜传》。当时我就租住在山东财政学院附近,每天骑车经过舜玉路时,都要扫一遍旧书摊。后来感觉舜玉路淘书不过瘾,每逢周末,我开始跑英雄山文化市场。在人流密集的古董地摊区,当时有几家旧书摊,每次去,总能淘到一两本关于济南历史文化的旧书。

同一时期,我还打听到,在中山公园和国棉四厂(成通文化城)也有旧书摊。于是,那一段时间里,骑着摩托车去这两个地方淘书也成了我的嗜好。这两个地方因为租金便宜,卖旧书的要比英雄山火得多。

大约在 2004 年春天,适逢成通文化城调整市场结构,聚集在那里的书贩也转而流向中山公园。此时,中山公园旧书市场的集聚效应明显增强,在英雄山文化市场卖旧书的也纷纷下山到此加盟。此后不久,值中山公园建园百年庆典之际,又增设了百十个铁皮书棚和三四十个简易门头房,其古旧书市场在规模上

不仅一跃成为济南最大的,也成为全省最大的。由于中山公园的“一统江湖”,当时在济南的历山路北段、东外环存在的几家卖旧书的,很快便没落了。

自此,每周末去中山公园淘书成了我的必修课。

淘书过程中,捡漏是经常能碰到的事儿。花 10 块钱买本定价六七百元的礼品书,在旧书市场上算不上“捡漏”。真正的“捡漏”,是意外买到那些在书店中难以买到而又非常有阅读价值的书。

大约在 2003 年底,我在成通文化城一旧书店中看到有不少“非卖品”,卖书的李老板说“这些是留着自己看的”。而我偏偏看上了一套厚厚的“非卖品”——影印版《山东通志》(文渊阁四库全书之一)。在我的软磨硬缠下,李老板终于决定出货了,价格也没有因我的看重而狮子大开口,并且还附送我一册影印版民国三十六年《山东省各县概况一览》。后来在我的淘书经历中,再未见到整套的《山东通志》,而今天挂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的唯一一套

《山东通志》,标价飙升至 2200 元,几乎十倍于我当初的购买价。

淘旧书是一种“人弃我取”的行为,至今可能还会为一些伪文化人认为是不入流的。其实,经常去图书馆、档案馆查资料的人都有体会,很多本该留存的书刊资料不全甚至缺藏,而旧书市场为弥补这种馆藏的空白提供了无限可能。

从 8 年前那本《济南大观》开始,我搜书的目标一直围绕着济南历史文化展开,一方面出于工作需要,一方面也是个人爱好使然。上世纪 80 年代,济南市不少部门都编写了行业志资料,由于种种原因,这些资料后来并没有刊印成书,有的仅油印了很小的一部分供内部交流,因此图书馆、档案馆里都难得一见,甚至缺藏。几年来,我从中山公园的废纸堆中先后把《济南市卫生志资料》(全 10 辑)、《济南市园林志资料汇编》(全 9 辑)等数十种行业志资料一本本“捞”出来,凑成全套,还把《齐鲁文史》、《济南文史》、《春秋》、《济南史志通讯》等期刊全部集齐。

在我所淘到的书中,有不少是

省图、市图馆藏目录中找不到的。比如 1958 年—1963 年间陆续出版的《山东省志资料》共有 20 册,到省图、市图网站上检索一下,两馆所藏的《山东省志资料》不过十来册,加起来都凑不成一整套。而我,却把它们全部淘入囊中。令很多淘友“妒忌”的是,这 20 册中,有 3 册我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高价买来的,其余 17 册竟是在中山公园一个书摊上批量购得,总共才花了 50 元。

2006 年 3 月在新浪开博后,我把自己的淘书目录发到网上,做了一个虚拟的“老济南图书馆”,并定期更新:2006 年 3 月,400 册;2007 年 4 月,1100 册;2008 年 5 月,2500 册……至 2011 年 3 月,已逾 3500 册。这一数量,在个人藏书者中还排不上号,但在济南历史文化书刊的收藏者中,似乎已没人能出吾之右。

经常有网友留言,要求我为他们翻拍某本书中的某章节,这里面,有文史爱好者,也有学生和资深学者。

淘书经历丰富了我的生活,帮助了我的工作,也结交了很多文友。

我与一本书的奇缘

□李学广

书有灵性。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,能提高一个人生命的质量。就有这样一本书,它给了我人生强大的精神力量,至今还激荡在我的灵魂里,蕴含在我取得的一切成绩里。为了拥有这本书,我几乎用了 30 年时间在查找,当大家都说不可能找到时,它却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了……

那是“文革”时期,我初中毕业没学上了,就回老家种地。当时农村很乱,没有多少书可看。长我三岁的侄子李其超爱看书,他那里经常出现“漂流”的书,我就“隔窝取蛋”。那是 1969 年麦收后的一个雨天,他那里有一本没有封面与封底,没有开头与结尾,不知书名也不知作者的书。当时我饥不择食,抓过来就读,谁知不看则已,一看就被强烈地震撼了,完全被书中的人物所征服。

那书虽然读得匆忙,没记什么笔

记,可故事情节深深地烙进了脑海里。它讲的是在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,飞行员阿历克赛的故事。在一次空战中他的飞机被击中,他跳伞落到一处森林里。当时他伤得很重,天又寒冷,随时可能死去。他在雪地里顽强地爬啊爬啊,渴了就吃雪,饿了还吃过蚂蚁,一个偶然的时机他获救了。由于严重冻伤,他被截去了双脚。作为一名飞行员,这无疑是最致命的打击,这等于彻底毁灭了他上蓝天飞行的梦想。令人想不到的是,他凭借假肢,不但能站立起来行走,而且还能重新驾机飞行,奋勇击落了敌机,成为一名战斗英雄。这本书给了我坚定的信念:人要积极进取,勇于超越自己,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与毅力。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,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,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。

阿历克赛的精神始终鼓舞着我,鼓舞着我在农村战斗地,也鼓舞着我在高考制度恢复后踏入了大学的校门。因此在我心里,一直想找到那本写阿历克赛的,一直想知道那本书叫什么名字。

有一次,我走亲戚发现一本破旧的连环画,封面上用钢笔写着“空中无脚飞行将军”几个字,一看内容,与那本书的内容一样,我确信那本书也应该是这个名字了。从那以后,只要进书店我就点名问有没有《空中无脚飞行将军》这本书。在文化荒芜的年代,我找书的一切努力全都付之东流。我上大学报到的第二天,就到学校图书馆找那本书。那时候学校里的图书还没有整理,像堆放粮食一样全放在地上,整整三大垛。馆长问我书的作者是谁?哪个出版社?我是一问三不知,馆长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专讲

外国文学的教授。那位教授肯定地告诉我:是有这样一本书,不过书名不叫《空中无脚飞行将军》,而是叫《一个真正的人》。教授还说:“好多书都在‘文革’中被烧毁了,这本书有没有很难说。”半年后,学校图书馆馆长告诉我“还真没有那本书”。

1999 年 5 月的一天,妻子对我说,电力研究院要搬家,图书室里的旧书要当废品卖掉,让我去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书。她不经意的一句话,如同一道闪电令我眼前一亮,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喊出来:那书在那里!这个判断来得如此迅捷,连我自己都惊奇。我迅速赶到研究院,来到一座老楼的二层。我一看房门朝北开着,里边已经有好多人在弯腰忙碌,我赶紧两步走过去。令我难以置信的情景出现了:在门口一堆书的最上面,一本书正面向着我。我几乎是扑上去

的,紧紧将这本书抓在了手里。

30 年了,第一次完整地看到那本书:它的书名也不是教授说的那六个字,而是四个字,叫《真正的人》。封面是浅蓝色的,封面图案是位人物素描像,他头戴飞行帽,斜挎着一个飞行包,正在戴手套,眼望着远方,看那动作是准备登机。这位“真正的人”的全名叫:阿历克赛·密列西叶夫,作者是苏联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鲍·波列伏依,全书 380 页,字是繁体的,连纸张的颜色都与记忆中的一样,就是 30 年前看过的那个版本。

从此,这本《真正的人》被我珍藏在办公室的抽屉里。每当我拉开抽屉,就能看到这本书。我期望这本书继续启迪我的人生,激励我的灵魂,让我努力超越自己,做一个真正的人。

家居明湖好读书

□王延峰

上世纪 90 年代,我还是一单身小伙,单位分的宿舍就在大明湖畔一座老式的旧楼里,与垂杨深处的稼轩祠堂东西相对。那楼据说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,显然是大户人家的别墅,而且能占得这样一块风水宝地,可以想见当时的楼主是何等的风光。

在瓦尔登湖畔居住了两年的梭罗说过:“湖是风景中最美,最有表情的姿容。它是大地的眼睛,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自己天性的深浅。”的确,住在湖边,人很容易静下来,况且,家徒四壁,仅一床、一桌、一椅而已,无他事分心,读书正当其时。

我住进去的时候正值冬天。暖气自然是有的,而窗户由于年久失修,有几扇无法关紧,只得任由迫人的北风掠过萧瑟的湖面长驱直

入。所以,每天吃过晚饭后的最佳去处便是钻被窝,捧一本有趣的小说,在暖烘烘的“电褥子”的温柔乡里,消耗着静静的夜晚。大明湖的夜是宁静的,远离了市区的喧嚣,世人的浮躁,偶尔,从北面的火车站传来一两声凄厉的汽笛声,在空旷的夜里,经过了距离的过滤,到了耳边也有了一种诗意的美,让人想起“汽笛一声肠已断”的句子来。

春天到来的时候,我才发现楼门前有两株丁香,一株是白丁香,一株是紫丁香,开花的时候,整个小楼都浸在清雅香气之中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丁香花。先前读过一则关于丁香花的故事,说的是一个自恃才高的书生在酒席上与人斗气对对子。对方显然也是高人,提起酒壶,在酒杯里点了三滴,出了上联:冰冷酒,一点两点三点。“冰”的异体字为“水”字上加一点,故有此句。书生绞尽脑汁还是对不出,颜面

大失,回到家中一病不起,不多久竟抑郁而死。第二年,他的坟上开了一簇丁香花,人们明白,这是书生用生命对出的下联:丁香花,百头千头万头。我仔细打量这两株丁香,微风过处,千百朵花儿攒动,当真是“百头千头万头”,由此对这则凄美的故事有了更直观的理解。先贤常说“从无字句处读书”,当是至理。当年,国学大师刘文典在皎洁的月光下给学生讲授《月赋》,正是将有字书和无字书结合的典范。

家居明湖,离当时的省图书馆仅一院之隔,我恐怕可以算作省图书馆最方便的读者了。许多个星期天我都是在省图的阅览室度过的。星期天的早上自然要睡一个难得的懒觉,九点或十点起来,洗漱完毕,吃点东西,便沿湖边,穿遐园,到省图读书。有时读得兴起,直到下午四点闭馆,才意犹未尽地到街上填饱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,再稳稳地沿湖边漫步,踱回

家中,这样的日子,颇有一种“大隐隐于市”的飘然之感。

不过,在省图读书,有时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。当年的书库并不是开放式的,读者必须先去图书索引,抄下书名和书号,交由工作人员进书库取出。工作人员的态度不是那么热情,似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商店的售货员。有一次,因为所借出的书不称意,连续借了几次,借书证就被工作人员挪回了回来。我很是迷惑,工作人员不耐烦地用手指指旁边的借阅规则,原来规则规定,每人每天借阅不得超过 4 次。吸取此次教训,再来借书时,我事先总是做足准备的功课,不再盲目借阅。我的经验是:热门的畅销书肯定是借不到的,不知名的不可乱借,以免浪费有限的借阅次数;最保险的是不引人关注的经典名著。循着这一借阅法则,我在省图阅读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《金蔷薇》,茨威格的《爱与同

情》,海明威短篇小说集等一批经典名著,以及吕思勉的《三国史话》,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等学术名作。

结婚成家之后,我就搬离了大明湖。如今,住宅环境自然优越了许多,房子虽不算大,却也光亮温暖,单辟的书房窗明几净,要说坐拥书城,似显夸张,但书架上的书越买越多却是事实,然而真正静下心来坐下读书的时间似乎是越来越少。近日读孙犁先生的文章,他觉得野味读书乐趣最大。他说:“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,大富大贵,说穿了,意思并不大。山林高卧,一卷在手,只要惠风和畅,没有雷阵雨,那滋味倒是不错的。”这让我想起了在大明湖居住读书的日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记忆中的寒风、蚊虫、泥泞的小路渐渐地淡出,越来越鲜活的是润湿的晚风里荷花的清香,池塘深处的蛙鸣,以及坐在书桌前充盈心间的那份恬然和宁静。